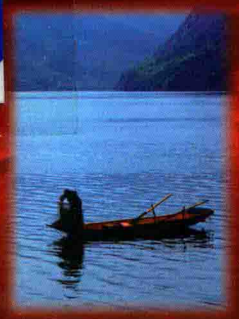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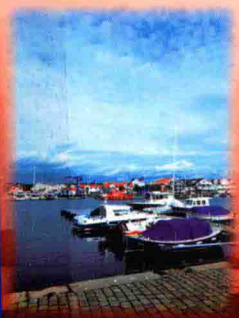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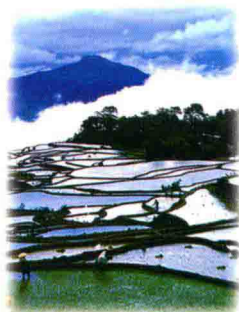


渴生速行

刘晓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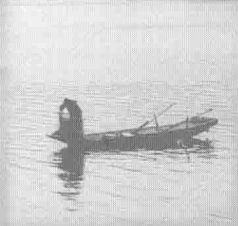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渴生速行

刘晓航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渴望远行/刘晓航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307-19521-9

I. 渴… II. 刘…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5732 号

责任编辑: 黄 殊 责任校对: 李孟潇 版式设计: 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0.25 字数: 282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521-9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徜徉岁月情怀

叶辛

晓航的散文集《渴望远行》付印在即，请我写几句话。因我在出差途中，平时又忙，疲于应付，一拖再拖，实在对不起老朋友。晓航是我的同时代人，也即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知识青年那一代人，这几年说起来，前面要加一个老字。是啊，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人，都奔七了，能不老吗？但是，晓航还真是不显老，不但相貌形象不老，更主要的是精气神不老，创作上宝刀不老。这本散文集的出版，就是一个证明。大家都知道，十多年前，晓航有一部纪实体的长篇著作《我们要回家》写的就是知青那一代人大返城的往事。晓航以非凡的勇气和文学的笔触，写下那个特定年代里令人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书出版以后，知青们都很感激他，认为他为那个年代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正如书名“渴望远行”所示，晓航的这部散文集，记录了他旅行中的点点滴滴的体验和感受。但是这些文字不是游山玩水之笔，而是寄托了他的文思和情怀，寄托了他对世界和祖国山水的情韵。步入晚年，是喜好，更是一种对茶文化的兴趣，他又写下一篇又一篇与茶有关的散文——茶思，茶品，对被人们遗忘了大半世纪的中俄万里茶道的历史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读着他的这些文字，你不由得会感到，晓航的心态真的还很年轻。

愿老朋友晓航永葆青春，愿晓航不断有新作、佳作问世。
是为序。

叶舟

2017年7月11日

目 录

CONTENTS

- 001 **第一辑 心向远方**
- 003 渴望远行
- 009 孤帆远影碧空尽
- 013 每一天，从一碗热干面开始
- 017 黄河之水天上来
——“中俄万里茶道”华北段考察纪行
- 028 陕南有个美丽的小城——丹凤
- 036 贵州山村婚礼
- 041 茶香书香过大年
- 045 远方的温暖
- 048 穿过历史的目光
——读《流散中国的犹太人》
- 051 在温馨的午后阳光中读书
- 059 炮兵联队的新娘
——乌斯曼和玛尔塔的故事
- 064 江南何处闻鸟啼
- 071 郑启五教授的“土耳其进行曲”
- 080 乡愁是一条河
- 087 流泪，笑迎每一天的太阳
- 092 陕北寻访梁家河

- 096 寻找母亲河的源头
——汉江探源纪行（2015年8月14—22日）
- 120 山重水远，处处皆秋色
- 137 滇南纪行
- 149 越过波罗的海的浪涛
——北欧五国与俄罗斯纪行
- 177 **第二辑 知青岁月 渐行渐远**
- 179 “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一起唱响我们的青春之歌
- 184 粗茶淡饭的日子
- 187 青春的话语权
——2013年10月在苏州知青文化研讨会上的演讲
- 192 知青与农民：竹窝的风俗画与叙事诗
——评更的的的知青小说《鱼挂到臭 猫叫到瘦》
- 199 当年同舟奋桨人
——记插队队友、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萧琛教授
- 206 我们都曾是荒岗上摇曳的野花
——追忆40多年前的老友喻东生
- 213 五月紫荆花开，匆匆港澳行
- 220 黄淮之滨 知青“两会”
- 230 青春的岁月像一条河

235	清明雨中姑苏行
240	一个航天人的金陵寻梦
247	望断青山情未了
252	2016 年，天海轮知青嘉年华韩日之旅
259	第三辑 复兴万里茶道
261	十七年寻找一条路
269	隆冬，寻访咸宁“生牲川”砖茶厂
276	泸州纳溪二月早茶盛会
281	青山不老，常见菊花黄 ——悼念中国农业考古第一人、茶文化大师陈文华教授
292	万里茶道向北方
306	青山落霞听泉声
317	后记



第一辑

心向远方

渴望远行

半个多月来，长江中下游一直处于 35°以上的高温炙烤中，什么事情都无法静下心来做，只能在开空调的房中读书。随手翻开一本喜欢的旧书，书中夹着 10 年前从《长江日报》剪下的一首诗——“七月派”老诗人曾卓在病榻上写的诗《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这也是他的遗作，不久这位经历过太多苦难的“老水手”就去世了。他这首诗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眷恋，倾诉了渴望远行，心向远方的心绪：

我病中多少次梦想着
坐着火车去长途旅行
一如少年时喜爱的那句诗：
“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
也不管它往哪儿开。”

也不管它往哪儿开
到我去过的地方
去寻找温暖和记忆
到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去寻找惊异、智慧和梦想

也不管它往哪儿开
当我少年的时候

就将汽笛的长鸣当做亲切的呼唤
飞驰的列车
永远带给我激励和渴望

此刻在病床上，心中常念着
“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
而耳中飞轮在轰响
脸上满是热泪
起伏的心潮应合着列车的震荡。

老诗人的诗行勾起我们对青年时代一次次乘火车远行的记忆。

时钟指向正点，前方传来汽笛的鸣叫声，车轮哐当一响，车厢震动一下，列车缓缓驶出站台，又一次旅行开始了。火车呼啸着奔向前方；街道、建筑、街心花园、树林迅速地后退去，凉爽的风一阵阵地刮进来，城市越来越远，前方出现了田野和村庄、一直伸向远方的铁轨、闪烁的红绿黄色的信号灯和地名路标，是那么陌生与新鲜，它们吸引着我们奔向远方。

在阳光下，白昼的一切宁静而明亮，远处的青黛色的山峦若隐若现，近处的河流闪闪发光，绿色的田野、茅屋农舍、白色的篱笆墙、小河边浣衣的农妇、和狗玩耍的孩子，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乘坐着火车，忘记了寻常困扰我们的平庸和烦恼，对生活有了新的希冀和渴望。

黄昏降临，浓厚的暮色湮没了列车和路轨，在无边的夜色里，车轮震动的有节奏的铿锵声周而复始，时而又传来轰隆的撞击声，这是又驶过一座桥梁，或者穿越过黑暗的隧道；时而带着尖厉的呼啸声与一列列货车或者客车交错而过。终于驶进一座灯光明亮的站台，此时，另一列火车也进站了，在对面的轨道停下，两列火车的旅客隔着玻璃窗相视一笑，一会儿，急促的发车的铃声响起，它们各自往完全相反方向驰去，旅行又开始了。在车轮的滚动声中，车厢就像一只大大的摇篮，旅客们大多昏昏欲睡，进入酣梦中，也有人在哐当的车轮声中彻夜难眠。火车不停歇又不知疲倦地往前奔驰，又一个黎明将等待着每一个人。

乘坐火车远行，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些建筑风格不同的火车站，有的华贵、富丽堂皇，如北京站、外国人建造的天津站、汉口站、青岛站、哈尔滨站；有的简陋寒碜，简陋得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小站台，就如我的故乡芜湖市在40年前的康复路站。它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难以抹去。康复路火车站就在我们的东门，离我家不远。我原先只知道芜湖只有一个火车站，它在长江边，与大轮码头挨在一起，记得“文革”、“大串联”，都是从这里上火车去南京上海。要不乘轮渡去裕溪口火车站，才能去合肥北京。我根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的东门新建了一个康复路火车站。1968年12月我去南陵插队，后来从南陵回芜湖过春节，才知道在东门外修了一个康复路火车站，它根本不像一个火车站，甚至没有月台，也没有正规的候车室，只有一个简陋的售票室，路轨边的空间就是站台了，连一个检票处都没有，这是联通上海到铜陵的火车线，当时只修到繁昌的钟鸣。要到铜陵，就要从钟鸣再坐汽车，非常不方便。当时，我和许多朋友愤愤然：芜湖作为一个中等城市为什么连一个像样的火车站都没有？

殊不知，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的人生轨迹竟然和这个简陋的小站连接在一起。1970年的腊月，皖南山区逢多年罕见的暴风雪，从各县通往芜湖的公路都被暴风雪掩埋了，结着厚厚的冰块，各县通往芜湖的班车停了。在皖南八县插队的几万知青无法回家过年，无法与亲人团聚。但是，冰天雪地阻挡不了归心似箭的芜湖知青们。我们不约而同地决定，冒着风雪步行回芜湖。我们几位弋江公社的芜湖知青，背着生产队分的十来斤糯米糍粑黄豆芝麻，就踏着风雪上路了，当时要翻越一座在麻桥的高山，雪地上留下我们深深的足印，天寒地冻，饥寒交迫，我们一路唱着老歌——毛泽东主席的语录歌，还有一首首外国民歌，真正的热血方刚、朝气蓬勃，因为那时我们年轻。一路上我们还遇到来自南陵其他公社，甚至是来自泾县的芜湖知青们，大伙儿别提多高兴了，感觉居然像前几年的革命师生的徒步长征队伍。长长的一条线。在冰天雪地里，我们的歌声此起彼伏，热火朝天，竟然没有了倦意，当时，我站在雪地里，望着我们的队伍，因感而发，吟诵了即兴写的诗“群群仙鹤从天外飞来”。我们在雪地里走了25公里，天黑时，终于赶到繁昌火车站，我们将在这里过夜，等候明天唯一的一班钟鸣开往上海的火车。



疾驶的火车

小小的候车室里挤满了我们芜湖知青和上海知青。大家抱团取暖，有人从外面捡回许多树枝、木材，点燃烤火，吃一点充饥的干粮，裹着大衣挤在一起，度过这个漫长的冬夜。第二天依旧是雪天，上午9时，我们终于盼来了火车，火车在繁昌仅停3分钟，我们背着行李一拥而上，挤进温暖的车厢，火车立刻就开动了，还有一些知青连六角钱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列车员很同情知青，就睁一眼闭一眼了，你们，回家过年，可怜兮兮的。一个多小时后，火车就到了康复路火车站，我们回来了！这个不起眼的康复路站就是我们的故乡的土地。我们也就不嫌它寒碜了。

这年在芜湖过罢春节后，回到生产队，队长就派我们几个知青去铜陵的顺安修芜湖至铜陵的铁路，我们非常乐意地去了，不仅是挣工分，不用自己做饭，而且修路工地上一定有许多知青。我们就住在离顺安镇不远的一个村庄，名字忘记了，我们大队的知青都住在一家家境比较殷实的农民家，

电影《渡江侦察记》中的女游击队长刘四姐家的原型马毛姐就是这村的。我们每天的任务是挑土方，修路基，将钟鸣至铜陵未通的这一段路基尽快修起来铺铁轨，这样从铜陵到芜湖，南京，上海的沪铜线就全线贯通了。我们的活不太重，就是挑土爬坡，我们知青一个个吊儿郎当，农民不敢惹知青，害怕知青和他们打架。只要一歇工，我们知青就聚在一起说话唱歌，甚至莫名其妙地聚在一起高吼，以发泄心中的愤懑。今天看来这是一种青春期激情的释放。在顺安修路工地一个多月，工分挣了不少，但是生活太艰苦了；农民从家里带来一罐腌菜，我们什么都没有，到顺安镇买几根腌酱瓜吃几天，实在熬不下去了，我们不免干出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来，农民看知青实在可怜，也就装聋作哑。我们住在那家的房东大妈，心善，经常送腌菜腐乳给我们。一个多月后，我们大队的土方量完成了，我们就回南陵了。临离开那天，我望着已经修得差不多的路基，心想，这铁路另一头连着我们芜湖的康复路站，这是一条连着故乡的路。我们向房东大妈告别，她疼惜地说：“你们受苦了，但是，我看你们知青都是‘飞鸽牌’，你们的好日子在后面。”

1987年冬天，我从芜湖乘火车去铜陵看望妹妹的家人，火车经过顺安，停留几分钟，我望着远处的山坡和村庄，感慨良多，20多年前，我们的汗水洒在这块土地上，真想下车去那个村庄故地重游，去看望那位好心的房东大娘，可是，身不由己，火车车轮又往前滑动，将眼前这一切抛在身后。成为一种遗憾，只能铭记在心间。

1975年3月，我的知青生活画上句号，被招工到一家集体企业，从每月18元学徒工资开始，那时，我已经29岁。1979年全国知青大返城，此时我通过参加恢复的高考，被录取在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我们同一个大队的几位上海女知青是最后一批返城的，她们拖着行李，是我将她们送到康复路火车站，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她们在南陵整整插队8年，将最瑰丽的青春岁月留在青弋江畔，现在，她们两手空空回上海，她们对安徽这块土地的最后一瞥竟然就是康复路火车站，中国最简陋城市火车站。我向她们挥手，祝贺她们终于有了新的生活。

40年过去了，简陋的康复路火车站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撤销了，但是在许许多多人的心中，它曾经是故乡的标志，这个印记是难以抹去的。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远行和回家，火车站就是一个驿站，哪怕它是像康复

路站这样简陋的火车站。前不久回芜湖，路过康复路，只见这里正在修建通往安庆的高铁，这就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012年7月在蒙古国扎门乌德市火车站

(2013年)

孤帆远影碧空尽

万里长江千折百回，从雪山高原奔泻而下，穿越三峡，浩浩荡荡，一泻千里，流淌过广袤富饶的中下游平原，在芜湖对江的蛟济庙拐了一个大弯，江面陡然开阔，引来了万帆齐竞，百舸争流。如此在南岸形成了一个天然良港——芜湖港。芜湖港在数千里的长江黄金水道上是与上海、南京、九江、武汉、宜昌、重庆齐名的航运大港，芜湖港的大轮码头，每一天停泊上下水十几班客轮，上下船的旅客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南腔北调，好不热闹！从童年时代开始，我就喜欢去大轮码头看热闹，站在防洪墙外，看着一艘艘客轮和货轮，汽笛长鸣，拖着长长的黑烟，渐行渐远。我们也就记住那些客轮的名字：江华、江心、江明、江申（“文革”期间全部改为东方红几号），畅想等我们长大了，也乘这些客轮去远方，去遥远的世界另一个美丽的地方。

有时也约几位好友来这里，眺望长江的风景，面对广阔奔腾的江流，白帆，鸥影，朗诵诗人严阵的诗行《长江在我窗前流过》，抒发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大轮码头成为我们躁动的青春的美好记忆，这记忆是这么纯洁，充满了瑰丽的浪漫色彩。

从此，我一次次离家远行都是从大轮码头开始的。

1966年2月，春寒料峭，为了求学和生存，我和400多芜湖市的初中毕业生，在喧天的锣鼓声中，从这里乘轮渡去裕溪口，再乘淮南线的火车去皖北定远一个叫十八岗的地方，名义上是去学校，实际上去垦荒，这是我风雨人生的第一站。

从此，我就和长江上的轮船，和芜湖港结缘了。我多次乘小轮去铜陵妹妹家，熟悉沿江那些小港：刘家渡、新港、荻港、老洲、大通，还有长江的支流——青弋江和漳河上的简陋的小火轮，知青们常常坐在充满鸡鸭腥臭味